

# 耗时七年写下《石龙头海边的渔村》 他以笔为网，打捞舟山七十年渔光

□记者 高阳

“石龙头是以六横的石柱头村为原型的，当年渔民攥着竹绳出海，回来时渔网里兜着大黄鱼，码头上全是鱼腥味……”近日，舟山六横籍作家方轼红带着他耗时七年创作的30余万字长篇小说《石龙头海边的渔村》，回到了故乡。

这部于今年6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作品，以六横岛石柱头村为原型，用“纪实+文学”的笔法，串联起上世纪50年代至2020年左右舟山渔民的生活变迁与渔业兴衰，既是一位渔民之子对父辈的致敬，更是一部具有科普性和史料价值的“海岛民间史”。

## 七年踏遍十余岛 从民宿业主和老人口中“捡故事”

2015年，方轼红的父亲以90岁高龄去世。在悲痛中，一个想法逐渐清晰：必须为父亲那一代渔民留下些什么。“渔民在历史上的贡献被忽视，他们的故事应该被记录下来。”方轼红说，这就是《石龙头海边的渔村》写作的初衷。

“2008年，我出过一本散文集《海边的歌谣》，写的都是家乡的零碎记忆，但总觉得没把渔民的故事说透。”方轼红说，他真正的写作开始于2018年。30余万字的宏大叙事，跨越七十年时光，这部作品几乎耗尽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。然而对方轼红而言，这不仅是文学创作，更是一种使命。“我不是专业作家，”方轼红谦逊地表示，“但我是渔民的儿子，我有责任把父辈的故事讲出来。”

为了这部作品，方轼红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实地走访。他的足迹遍布枸杞岛、衢山岛、花鸟岛、白沙岛、桃花岛等舟山主要岛屿。每到一岛，他会特意选择渔民经营的民宿入住，与民宿主聊一聊和渔民、捕鱼相关的故事。如枸杞岛的“海憩谷”、衢山岛的“海浪花”、花鸟岛的“星空海”，这些民宿成为他连接渔民世界的桥梁。

在衢山岛的“海浪花”民宿，方轼红遇到了民宿女主人的公公——一位80多岁、亲历过吕泗洋海难的老渔民。老人的讲述为他重现书中的海难场景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。

“在绿华岛，我与钓鱼客同住多人房间，与路边乘凉的老人们聊天。当他们听说我来自六横，便随口念出那句民谣‘穷桃花，富六横，讨饭虾峙夹中央’。”方轼红说，这些细节让他感受到乡音的亲切。

## 渔民后代、代课老师、大学生 造就一个有着文学梦的技术人

方轼红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他以初中学历参加考试，取得了当时普陀县第三名的好成绩。“前两名都是高中老三届毕业生，”他回忆道，“我几乎是靠自学



完成了备考。”

考入重点大学后，他专攻海洋工程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交通部直属的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。在那里，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，包括厦门鼓浪屿的海底管道工程——当时全国领先的技术项目。

“1982年毕业后，我立即参与了那个项目，工程结束后，我在全国一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。”方轼红的学术能力在研究院有目共睹，他共发表了十篇论文，远超同期同事的平均水平。

正是这种技术背景，让《石龙头海边的渔村》中的渔业技术描写格外精准细腻。书中详细记录了大黄鱼和带鱼等主要鱼类资源的兴衰，以及从传统捕捞到现代渔业的技术演变。

“我是技术出身，注重准确性。书中描述了早期捕鱼使用的竹制绳子，以及它在海水中的局限性。”方轼红表示，为核实一个细节，他常常需要反复咨询多位老渔民。

## 用电影视角展开宏大叙事 三部文学作品对创作影响至深

《石龙头海边的渔村》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独特的叙事视角。方轼红形容自己是“站在舟山很高的上空”进行写作。

写作手法上，方轼红用了一种“渔民能看懂、外地人能共情”的方式——既有“高空视角”的宏观描写，比如嵛泗渔场、中街山渔场的鱼汛变化，不同岛屿的捕鱼方式差异；又有“近景聚焦”的细节刻画：老渔民皴裂的手攥着竹绳，渔民妻子在码头等丈夫时“手里织着渔网，眼睛盯着海平线”，海岛少年清晨喊着“晨呼”（学校晨练口号）去海边捡小鱼。

“我不想写复杂的技巧，就用平民的语言，甚至加了些舟山方言，比如‘阎王暴’（指突然的风暴）、‘铁板沙’（海难时危险的沙滩），让舟山人读着亲切，外地人能感受到渔民的烟火气。”

全书17章，从“望断归帆”到“渔光帆影”，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本世纪20年代。书中实名描写了舟山群岛数十个岛屿和各个渔场，舟山读者会感到格外

亲切。

方轼红表示，三部文学作品对他影响至深：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以及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“从它们那里，我学到了如何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与技巧。”

## 不为卖书，只为“记住” 把祖辈的故事留在纸上

今年1月份，方轼红把书稿交给上海文化出版社，没想到6月份就出版了，首印2000册。他笑着表示：“出版社说这本书相当于‘填补了空白’，因为舟山本地写渔民的多是散文诗歌、中短篇小说之类，长篇小说极少。”

拿到样书的那天，方轼红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开车回舟山，把书送给当年湖泥学校的学生、六横的老邻居。“有个学生现在已经退休，他翻到‘湖泥学校晨呼’那段，给我打电话说‘方老师，你把我拉回小时候了’；还有个上海的外企老总，是我中学同学，读得彻夜未眠，凌晨两点说‘你写的竹绳烧火、码头等船，我爸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’。”最让他意外的是一位哈尔滨读者，把书里11个章节用北方口音朗诵下来发给他，说“虽然没去过舟山，但我通过你的书能想象出渔民的生活，太真实了”。

如今，方轼红手里还留着60本样书，准备送给舟山市图书馆、浙江海洋大学，还有那些帮过他的民宿老板、老渔民。“我写书不是为了赚钱，首印2000册，出版社给的稿费我都没算过——我就是想把父亲那代渔民的故事写下来，把舟山渔业的历史记录下来。”他指着书的封面，上面是一幅简笔画：几艘小渔船漂在海面，远处是模糊的岛屿轮廓。“这就是我记忆里的石龙头，虽然村子不在了，但故事能留在纸上，就不算白忙。”

采访最后，方轼红说，他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舟山人看到——“让老一辈渔民看看，他们的日子有人记得；让年轻人读读，他们的祖辈是怎么在海上讨生活的。这就够了。”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